

电子图书



信息技术的结晶

人类文明的载体

网络的基本资源

第一章 战后业余棒球的鼎盛时期

1

明明那是别人说过的话，而且我还记得别人说那些话时的情景；可是，我总觉得那才是发自我灵魂深处的话。不过，既然语言得有两个人参与才能成立，也就不能不说是由于我的存在才成为别人的语言的真正的源泉了。有一回，那位核电站的原工程师，也就是和我相互排斥的那个人，他既想让我听见，却又装做自言自语似地说：

“没有比选上救场跑垒员 更令人胆战心惊而又最雄心勃勃的了！那是为业余棒球殉难啊。虽然现在没人叫孩子们去充当球场跑垒员的了。可是，遇到这种情况恐怕也……”

“是啊。即使没有哩哩哩 的声音来加油，也是……”

打棒球在关键时刻上场的跑垒运动员。

“哩哩哩”指看棒球的人为跑垒员加油时的喊声。哩是英语 Lead 的谐音，意思是离垒，抢先。——译注

我随声附合着，不过，那已经超过了随声附合了。虽然不能简单地以为原工程师发出那番宏论，我做出回答的那一瞬间就是产生了共鸣；但是，我们却连通了如同骨肉之亲的纽带似的热乎乎的管道，那是因为我们总算具体地了解到彼此同龄，或者只差一两岁，是真正的同辈人了。在那以前，我们只知道他和我分别毕业于东京大学理学院和文学院，谁也不知道谁的年龄，不知道因为什么，稀里糊涂地就造成了前边说过的不和的根源了。

我们怎么是同辈人？因为我在答话里说到哩哩的声音时，他马上就心领神会；而我对救场跑垒员去殉难这个词儿也立刻就产生了共鸣。我们在暮春的阳光之下，就这样静默着，倾听着回荡在五脏六腑里的、激励人心的哩哩哩的呼声。

在将近中午的体育场上，一群和我们的孩子不同的孩子们闷声不响地在打棒球，因为他们想到了在体育场周围的校舍里上课的人。他们是一群并不把体育看做正课的想出人头地的小精英。他们已经不是靠声音来抒发从体内涌出的运动的喜悦的孩子了。带原始性的肉体的情感怎么可以不加拘束地大喊大叫出来啊，他们必须成为既能接受外部管束而又能严于律己的小精英呀。

一阵突如其来的怪声从我们的孩子们的教室里传了出来。不论是他还是我，都立刻怀着遗憾的心情注视着我们的孩子，生怕他们面对体育场上那些安静而又擅长运动的孩子们所表现出来的不容置疑的聪慧敏捷大喊大叫起来。

“其实，像我这样的人，也只能靠充当救场跑垒员参加球赛了。因为没有接球的皮手套啊。”

“我知道。”我回答他道。与战后业余棒球鼎盛时期的过热的流行程度相反，当地的孩子们拥有皮手套的实在太少了。

虽然我们村还算侥幸，连接球皮手套带守垒皮手套一共有九只，但那每一只都是正式队员的私人财产。只有通过黑市途径弄到皮手套的孩子才能

取得正式队员资格。我只能难为情地遮掩着布制的接球手套在“外野”跑来跑去，捡起正式队员没接住漏在场后的球。因为我只能在保证也是属于正式队员私人所有的球不丢失的条件下，才被允许参加练球啊。

“时至今日，我永忘不掉邻居的新制中学来赛球时的兴奋和紧张啊。其实，那也就是我为了独立生存而踏入现实社会的最彻底拚搏呀。我还记得干瘪得连一点儿油水都没有了的肚脐眼周围一个劲儿地哆嗦，头脑里哩哩哩地直响。如果一开始就拉开了比分，救场跑垒员就不必饱受等待之苦了。可是不论输球也罢、赢球也罢，对于坐板凳候场的我来说，都是枯燥无味的，比赛呀。也可以说那算不上什么球赛。只有到了仅仅一分之差的第九轮后攻，或者也是一分之差的、危机四伏的加时赛后攻，那才叫真正的球赛呢。如果遇上第九轮后攻，相差只有一分，正式队员打了一个安打，这一来，救场跑垒员就得殉难了。主教练是刚刚复员回来的财主家的二少爷，他好像要向对方的教练炫耀他的棒球学问（他把这也叫做理论呢，哈哈），于是就想要点儿手头上的技巧给他看看。启用救场跑垒员。我该上场啦！——如果我是臂力过人的名手，说不定当场就被启用为救场击球手了。可是，我只是一名一直坐在瞒着老师从教室里搬出来的双人板凳上的平庸的替补队员啊。即使腿脚并未疲乏，也是一样。

日本的旧制中学为五年制，新制改为初中三年、高中三年。——译注 现在，这样的我，打起精神不顾一切地向一快。和我交接的那个家伙已经瞪起三棱眼了。为什么？是因为他好不容易才打开一个安打，却被我这个跑得慢的替他出尽了风头啊。如果我偷垒失败，他就会说我糟塌了他的安打，他总爱唠唠叨叨，唉声叹气！反过来说，如果偷垒成功，而且巧妙地配合击球迅速跑垒，我就成为拉平比分的跑垒员了。那就自然而然地进入加时赛了。虽然时间短暂，但我毕竟成了英雄，而且在加时赛当中那家伙还不得不把接球皮手套借给我用，所以，他刚才瞪三棱眼也是理所当然的了。而且，当我以救场跑垒员身份站在垒上的一刹那，我方全体队员、包括那个三棱眼在内，一齐大声呐喊哩哩哩让我抢先、再抢先些、果断地偷垒！同时也像警告，如果你离垒两米还死盯着投球手而不跑，你就是背叛！我淋着哩哩哩暴风雨，发烧的脑袋里嗡嗡直响。本来我应该把自己的腿劲儿加拚劲儿和投球手的动作配合，并且必须准确果断；但是，我已经头昏眼花，根本做不到了。不但投球手想打坏主意，而且接球手看上去也技高一筹，蹲在那里简直和《棒球少年》杂志画页上的土井垣武一模一样！如果在平时，也许我会嘲笑那家伙装腔作势，简直不像城里人而更像油腔滑调的乡下瘪三；可是，现在，我却完全被他吓住了。是跑出去、还是死守不动？或者略微抢先？我只要表现出一点犹豫，哩哩哩的催促的暴风雨就向我发热的脑袋和蜷缩的手脚袭来。处在惶恐之中的我，仍然可悲地怀着能够顺利偷垒的野心啊……

实际上他说了这么多话么？也许他只说了没有比救场跑垒员更痛苦、更处于野心勃勃的尴尬立场啊。然而，我认为他的灵魂想要表达而令他坐立不安的内容，肯定是这些，我的灵魂已经全都听到了。我们沉默着，站在根本不像战后不久就建起来的与新制中学的漂亮体育场的一隅，耳朵里幻听着说不清是鼓励还是诅咒的哩哩哩的喊声，从四分之一世纪以前就屡次三番地发烧的脑袋，又烧起来了。

这时，在我们的身旁有几位和我们一样等待我们的孩子的母亲。其中有几位好像是在酒吧或舞厅工作的，虽然已经到了早晨，她们还带着酒味儿，

看得出干这种既破坏了她们的婚姻生活而又未必适合她们的年龄的职业，也是出于无奈。因为在那里也有属于我们的孩子们的原因，所以，我们不大交谈，只是相互交换着也许能引起对方注视、也许并没引起对方注视的含糊暧昧的问候，然后又是沉默，呆望着体育场上那些和我们的孩子们不同的孩子们，打发时间。终于，我们的孩子们出了教室，向这边走来了。学校有一条规定，我们这些家长必须在远离教室的体育场的另一侧等候。排成一队的我们的孩子们向这边走得实在缓慢，当他们走近那些和我们的孩子们不同的孩子们仍在继续打棒球的体育场的边上时，为了保护头部，用双手捂着脑袋，就像一群年幼的投降者。本来这种保护头部的动作是老师教给我那个用塑胶弥补头盖骨缺损的孩子和刚才和我说话的那位原工程师的孩子的。但是，那些患唐氏症和脑性小儿麻痹症的孩子们，也把它当做必须执行的指示而自觉地接受了。我们的孩子们参差不齐地用双手捂着脑袋，依然慢慢腾腾地向这边走着。当他们终于蹭到我们这边时，刚才打棒球的那些和我们的孩子们不同的孩子们已在用竹扫帚打扫体育场了。我们的孩子们就在那沙尘弥漫之中半睁着弱视的眼睛，但又尽量盯住前方，脚尖朝里，踏着碎步走来。

挂在孩子们胸前的写着住址、电话号码的名牌上，也写着保护人的名字，所以我们这些家长也可以凭着名牌来辨认孩子。譬如，我是光的父亲，那位核电站原工程师是森的父亲。

虽然我从一开始就对森的父亲儿子的名字有点儿不解，但仍然没打听听过那名字的来由，那就如同森的父亲不曾打听我儿子以光为名的来由一样。

然而，森的父亲和教师们交谈时，至今还耿耿于怀地提起他的孩子出生时那个不懂事的实习医生发誓说这孩子不可能有视力的那件事。由此可见，我给我那个和他的孩子在完全相同的部位上缺了头盖骨的儿子取名时的心态，他也早就看穿了。我不由得想起，在孩子诞生之后紧急手术的慌乱之中，我因为耽误了报户口而不得不写了检讨书跑到区公所去，以及我为他想出和拉丁语“白痴”谐音的森这个名字时的沮丧……

先天性痴呆的一种，由英国内科医师 J. L. 唐发现。——译注

“森”的日语读音为“毛利”。

当我们的孩子们终于走到我们等候的地点时，他们一下子就忘了刚才还和他们排在一个队里的相互的存在了。而我们也一下子就失去了对家长之间的关心了。于是，我们各自结成只顾照看自己的孩子的牢固的两人小组，离开了体育场角落上的等候处。就连我和森的父亲谈起救场跑垒员而看见双方赤裸的灵魂上发出微光的那一天也不例外。

2

刚开始的时候，森的父亲和我搭话，似乎不是为了开辟共识的道路，而是为了明确地表达敌意才对我说话的。四月的一天早晨，刚开始来迎接儿子的森的父亲对从上学期就一直接儿子的我疯狂地挑衅道：

“我在外国的研究所里干过，我看得出来，有你这样牙齿的人，就表明了他出身于什么阶层的了。”

森的父亲说完就露出他排列得过于整齐的牙齿，向两旁裂开他那形状虽好但太稚嫩的嘴唇，进一步强调他的牙齿漂亮。

“的确，我的牙齿代表着我的阶层，但也代表着时间。这代表着战时和战后粮荒时期的少年阶层啊。难道那不包括我们整个的一代人么？”

森的父亲作为一位成人毕竟还太幼稚，用他那圆圆的水灵灵的大眼睛睥睨着，沉思了一下。然后淡淡地表示了要停止挑衅。

“是啊。如此说来，倒也是的。”

森的父亲所以向我挑衅，是因为那天早晨我看不惯他像指挥作战的将军似的站在体育场上，而告诉他特殊班学童家长应在哪里等候他才对我采取报复的。我虽不是胸襟开阔之人，但是，那天早晨却根本没动气，因为我深知领着一名我们的孩子，挤进拥挤的公共汽车，走上又走下一级又一级的天桥台阶，好容易才赶到学校，还必须把忐忑不安的孩子交给人家；头一次经历这些的父亲会对外界的一切发动攻击，是很自然的现象，我是饱尝了这种滋味的人啦……

我没有什么特别的根据就怀疑起森的父亲是一位先锋派 音乐家了。因为他太像那位当时正在日本筹划演出名为“意料之外”的小剧的、扬言会弹奥利弗·梅西昂 就是世界第一钢琴家的高桥悠治了。我当然能够区别出森的父亲和高桥悠治，但是，我仍然觉得他像先锋派音乐家。

先锋派又称前卫派 (Avant - garde)，指第一次大战后产生于法国的否定古典传统的艺术派别。

即“Happening”，当时在美国兴起的追求偶然性和冲动的艺术表演

Olivier Messiaen (1908—)，法国作曲家。——译注 第二天，森的母亲代替森的父亲送孩子来了。也就是森的母亲来了。她在早晨交接孩子时，向教师解释了情况。她是个小个子女人，身穿黑色旧连衣裙，看上去像印第安人。虽然那些接送孩子的母亲们都一律按顺序等待着和教师谈话，而她好像有特别重要的话要说，并且绝对不可能把机会让给别人而闷声不响，她仿佛钻了牛角尖，必须把话全都倾吐出来。其实，那也是所有的母亲在那里表示出来的态度。不过，这位黑眼珠很大的小个子女人的态度里却好像有一种令人感到很美的力量。因为那天也应该是她丈夫来接送的，所以孩子期待的也是他父亲，当然不能认为他有意规避他母亲，但是，当他在期待当中展开了内心活动受到了阻碍时，无疑使他陷入了不安。难道不能改变他在迎接他的时间到来之前的心境么？她丈夫正在医治牙龈脓肿的门牙，今天早上偏偏又弄坏了临时装的假牙，所以不愿在人前露面……

到了又一个第二天的早晨，森的父亲戴上临时装上的假牙来了。他一看见我就大模大样地讲起治牙来了。

“牙一被拔下去，就知道具体的死亡已经到达什么地方了。我经常用舌头舔那用塑胶制成的牙齿、牙床，我是在体验死亡啊。森也缝了一块塑胶头盖骨，所以，我想他也会有同样的感触啊，在他心里……”

这样一来，我明白了森的父亲的儿子出生时的异常病例是和我儿子的病例相似的了。我的体会和托尔斯泰的名言恰恰相反；“与幸福的生活是相似的一样，不幸的横祸也大体相似。”

“你如果用惯了假牙，恐怕就体验不到死亡的滋味儿了？”

“你也是假牙？”

“不，我依旧是为做广告的自己的牙呀。”

“总而言之，你如果打算真实地体会死亡，我看没有比治牙再好的了。”

给我清除牙垢的牙科医师是个非常快活的人，不过，他表露的另一个

面孔却像掉进忧郁症的无底深渊，并且在他自己的头盖骨上开动了每分钟五十万转的气钻的样子。我弄不清楚我们这位快活的牙医是在勉励沉向无底的忧郁的深渊的自己，还是打算告诉我他很喜欢那昂贵的医疗费。不过，即使那是一种表象，他那快活劲儿也是值得庆幸的表演了。他在我的牙床上噗哧噗哧地打麻药，我一边感觉到那已经成为我的躯体的一部分的结实的牙垢正在被抠下去，一边又不能不忧虑我那不断衰退的牙齿的命运。而且也不能不想到仅仅是因为拥有这些牙齿而不得不每隔半年就遭受一回这种清除牙垢的痛苦。因此，我把发臭的死亡的碎渣呈现在别人眼前，张开大嘴，噙着眼泪。因为候诊室里开着电视，我听着宣传刷牙用具的广告，就更加浑身乏力了。

那广告发出欢快、有力的声音：

有人说最近牙齿长长了。但是，成年以后的牙齿是不可能再长的了。那是牙龈萎缩了！

“虽然我去看牙只是为了清除牙垢，可是，每次去看牙时我都联想到《往生要集》来。”

《往生要集》公元九八五年日本人源信所著劝人信佛的经典之作，对日本后世的文学、艺术有很大影响。——译注 “是《往生要集》么？”

“就是《往生要集》里详述肉体的细节的那部分啊。我对医生说，你如果想起那一段叙述就会感到恐怖了。那时，我当然不能引经据典了。但是，后来照着书往下抄时，书上是这样写的：

“（人体由）三百六十块骨头组成，有如腐朽之屋，以各种不同的关节为支撑，细血管通遍全身。五百片肌肉好似粘在墙上的泥土，五百片肌肉由六根血管连接，（关节）缠绕着七百根细血管，贴在十六根粗血管上。如此结构复杂的人体，怎么能没有痛苦啊。何况离开母胎七日就有八万条穴居的虫子从体内爬出来到处乱咬。”

虽然如此，学识渊博的泊信却没有能在浩如烟海的经典之中发掘出有关牙垢附着的那一章节，实属咄咄怪事。

“你既然提起《往生要集》，说明你相信存在着死后的世界了？”

“我总在思考死后的事啊。我把死当作幻影，可是，我所看到的死后的幻影里却没有这个我，甚至也没有对我的清楚记忆，而只是根据遗留在这个世界上的儿子而形成的我死后的幻影。我想，只要我一死，我的儿子立刻就能把我从记忆中抹去。因为即使还有记忆的片断在他的头脑中泛起，他也不能再把它重新组织起来，向他自己或者向别人表达我这个死去的父亲的形象了。因此，我的死后，在儿子的肉体 and 意识之中，已经变为绝对的“无”了。

依然活着的我已经清清楚楚地看到那一幕了。”

“我也有这样的感受啊。因为我有时也感到我死后的幻影向我逼来。特别是每逢发生什么新闻时，……譬如，你看过有关活在三宅岛上的那个人的报道么？”

“看了，看了！”我回答时，那篇报道又唤起我的记忆，我感到窒息。

至此，我们又陷入了沉默。有一类新闻是我们这些孩子的父母绝对不能遗漏的。森的父亲和我都看过的新闻报道的内容是这样的：

有一个人由于有听觉和语言能力方面的残障，被遗弃在松泽医院，当了十八年花匠。他三岁时患小儿麻痹，和家人住在三宅岛的洞穴里。但是，到了他二十七岁的那年，他的家人离开了那座海岛，他就孤零零一个人守在

山上。后来，发生了山火，也有人说并非山火而可能是他做饭时引起大火，他就在扑火搜山时被搜出来，送进了精神病医院。后来，他被遗忘了十八年。到了第十九年， he 被发现，送到国立听力语言伤残中心，才和别离了十八年的姐姐在神奈川重逢。不料，他突然回到自己的房里，放飞了他饲养已久的小鸟，然后就失踪了。他姐姐后悔不迭地说：“那时告诉他我们早已不住在三宅岛就好了。”

那人身高一百五十九公分、体重六十公斤、戴眼镜、左腿行走不便、穿黄色甲克衫、运动鞋。他四十八岁时在山野生活中下腹部受伤，被当作罕见的病例登在医学杂志上。下腹部，罕见的伤！

事实上，在他被人遗忘了的十八年的监禁生活当中，别人从他那里唯一能了解到的就是下腹部罕见的伤。然而，当他阔别十八年之后与姐姐相逢时，不知是由于什么使那个在精神病医院里从来不曾忧伤过的人忽然觉醒，他一去不返了，为了回归搜山的地方……

“这篇报道使我产生了那样具体、那样真实的我儿子的幻影，所以，我腻烦透啦。”

隔了半晌，森的父亲才这样说道。

我看见我儿子的身影了，他仿佛就是那个从来没有忧伤过的精神病医院的花匠，而且是前后干了十八年的花匠。然后，他忽然情绪激昂起来，那就是他从未被别人发现过的本质觉醒了。当然，我死去之后就不可能再有能够看见儿子的前前后的目光了，不过，我妻子的目光可就另当别论了。后来，我儿子出发了，向搜山以前他的三宅岛进发。但是，四十八岁的儿子再也等不到任凭他的情感冲动把他带回目的地的那一天了。因为他的目的地只能是在已经死去了的我的这边，他终于去向不明。然而，那不是豪迈的壮举么？因为我儿子的头上包扎着缝着塑胶板的伤口，此行是颇为冒险的。所以，每当我看到这死后的幻影时，我都想替他把那些包扎拆掉……

我们的孩子们双手捂着头部，脚尖儿朝里、慢慢腾腾地走来。于是，各种各样的谈话都在半截子里中断了。其实，刚才我们之间的谈话，只不过为了等孩子而消磨时间罢了。

3

但是，既然在谈话之间已经引起了波动，要像根本没有发生那回事似的也是办不到的。

当我接来儿子热乎乎小身子，兴致勃勃地呵护着他那徬徨在狭小而又幽暗的天地里的一颗心回到家里时，那不安像冬芽似地蜷缩了。可是，那天夜里，冬芽却在我的梦中开花了。那一阵子，我常常做把现实生活原封不动地描下来，而又把细节肆意夸张了的梦。当我从那样的梦中醒来时，我不但要陪伴着我残梦带来的忧伤，而且还面临着即将发生而又必须接受的残酷的现实，例如在我刚才痛苦的睡眠里，牙垢就牢固地粘结在牙齿上，这一类残酷的现实一映入眼帘，我马上就沮丧了。

我对森的父亲讲了回归三宅岛的那个人的故事以后所做的梦，是个模模糊糊的梦中梦，所以，醒来之后，就只剩下极少的记忆了。可是，那厌烦的心情却久久不能消失。虽然千辛万苦地回到了三宅岛，但是不知怎样才能找到洞穴，而在停船处徘徊的那个疯子——我的儿子——也就是我，只好解

开短裤看下腹部的伤疤，仿佛在查看唯一找到的地图。森的父亲毫不客气地浑身上下地打量着把孩子送到学校之后仍然没从残梦中摆脱出来的我，简直令我恼火，森的父亲说道：

“你宿醉未醒么？”他说完就哈哈地笑了两声。

“我做了个无聊的梦。”我仍然不动声色地回答，不过，不想告诉他梦的内容。他会认为你到了难以成寐的年龄了，年轻时即便失眠也和这个性质不同啊。

“我睡眠也很苦恼了，到了这般年龄都这样么？睡着的时候，微调式的异常令人苦恼啊。因为那不是单一的具有方向性的异常，它很新奇，每次都出乎意料之外，所以睁开眼睛时就像被蜘蛛捕住吸干了血的羽蚕了，不但精神萎靡不振，而且浑身瘫软无力……我怀疑那是将要发生什么的预兆啦。”我觉得我和森的父亲之间又有了某些接近，虽然不能说那是令人高兴的事。

“人一到中年就发生一种猝死病，你知道么！开始的时候，我把那种预兆当成猝死的前兆了。但并不是。有一段时期，我怕死，不喝得烂醉就不能入睡。那是三十岁以后的事呀，哈哈。我确实对死费尽了心思，那就是我在夜里的全部精神活动啊。所以，我对想到死的别人也很敏感，即使在街上遇见小学生，也会发现，啊，这家伙想死啊！我看书时也是如此，伯格森把想象力定义为“对死的不可避免的理性象征的自然防御式的反作用”，我看见这定义就想象到他半夜里睁着眼睛在黑暗中寻找红道道儿了。哈哈。

也许小林秀雄对伯格森的研究是从他母亲去世之日接踵而来的大萤火虫的故事开始的吧。我忍俊不住要因这件事把他看作那种人，尽管我从小就因为这位评论家懂得原子物理而为之倾倒过。但是，小林秀雄也可能中止对伯格森的研究而转向本居宣长，那样的话，他就得从栽植在宣长所造的两座坟墓当中那座真坟的馒头形封土上的樱树写起了。我一看这些，我的梦想就被固定观念所代替了。但是，怎能为小林秀雄寻求救援啊？因为我们即使不是大批杀戮的牺牲品也得一个一个地死去呀。但是，在这期间，死的问题尚未解决就暂且搁在一旁了。不料，又出现了新问题。那就是我从研究所的同事那里获得了据说比酒精更合理的黄色安眠药，我开始服用它了。服下安眠药的第二天早晨，睁开眼一看，枕头被泪水鼻涕和口涎弄成了湿抹布。虽然我的脸趴在那上面已呈窒息状态，但是，那简直甜美极了。而且，充满了无限的、难以置信的幸福感。

亨利·伯格森 (Henri Louis Bergson 一八五九—一九四一) 法国哲学家，一九二七年获诺贝尔奖，包容译注。

小林秀雄 (一九二一—?) 日本文学评论家。

本居宣长 (一七三〇—一八〇一) 日本江户时期国学家。包容译注。既然我狂喜到了流泪、流鼻涕和口涎的地步，而且是带着无比幸福的余韵醒来的，虽没有留下记忆，但在睡梦之中的药片所给予的影响无疑是强烈的了。难道不是因为不愿从那非常幸福的世界回到这里而进行过反抗，所以才流泪吗？于是，我就把记忆中没有的这个梦当做新问题来思考了。但是，我看了名叫卡斯塔涅达的南美人写的书，发现他写了和我大体相同的经历。

卡斯塔涅达从墨西哥的亚基人那里懂得了仙人掌花的幻觉效果，据说他在精神上得到了一次既广泛而又深刻的体验。他在梦中时，亚基人围拢他、守护他。当他醒来时，又恶心又头部剧痛，心脏像要炸裂，他迷迷糊糊地单腿旋转，直到他爬进屋前的沟里才清醒过来。他多么不愿从梦境中回到现实

里来呀。虽然我梦中的行为并没有证人，但是，我也做过那样的梦，我在那种梦中不是也从死亡的恐惧中解脱出来了么？虽然我如此设想，但再也不去索取那种药片了。因为卡斯塔涅达已从亚基人那里逃跑了，我怕再做这梦就会受到给我药片的同事的支配了。

森的父亲抿了抿和他的年龄不相称的可爱的小嘴儿，然后嗔怪似地瞪着我。他好像刚才就看透了我渴望得到一颗那种黄药片，所以他给这个冗长的真假难辨的故事留下漏洞使我失望，他才满意。不过，森的父亲好像也因为我表现出明显的失望而让步了。他这样建议：

“其实，你只要读一读荣格自传，关于梦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卡尔·古斯塔夫·荣格 (Carl Gustav Jung 一八七五—一八六一) 瑞士心理学家。包容译注 我早就承认森的父亲不但学有专长，而且是博览群书的人了。于是，我依照他的建议，看了荣格的书，我从中体会到了极大的解放感，荣格的自传在我的肉体内与我的有意与无意共同生活，找到了一种和解。在阅读荣格自传的过程中，我至少不再因为梦中的不幸而倍增现实生活中的悲惨了。自那以后，我一觉醒来就能在梦和现实生活之间打上楔子了。那种当我要起身离床时梦和现实生活在我的视野里重叠的现象也消失了。尽管我的情绪还在残梦之中，但是，毕竟向现实生活伸出脚来走下床了。

尤其令我高兴的是荣格本人遇到的瑜伽行者所表达的“下意识在出生前的整体性”的思想。在“彼方”的下意识之中有整体性；从那里又产生缺乏整体性的“此方”的意识。荣格还有一个梦，那就是装着魔法幻灯透镜的箱子似的飞碟。他说：“我们常常把空中的飞碟当成我们的投影；可是，现在，我们变成它们的投影了。我就是被魔法的幻灯投影为 C.G. 荣格的。不过，是谁操纵那架机器的呀？”

他本人并不打算去解决谁在操作机器这个问题，因为他本来已经得到了欢乐。虽然荣格断言说道：“我的存在的意义在于生命向我抛掷了问题。或者相反，是由于我向世界投掷了问题。所以，我必须传递它的答案。”

我带着浓厚的兴趣梦想着这样的事。UFO 向地面投影，而那影像就是我和我的儿子。从我的影像溯到光源，用高中物理课上学会的方法画虚线，这时，如果从我儿子的影像上也向光源引虚线，就会发现我俩都出自一个光源，我和我的儿子都包括在“下意识的出生前的总体性”之内。

我的确满怀喜悦地相信那总体性，虽然并不能做到每时每刻都完全相信。尽管我俩出自一个光源，但事实上在地面上已经分支了两个投影，而且我也明知我和我儿子都得在分支的情况下一个一个地死去。

就在我被荣格唤醒、有了新的体会的一周之内，偏巧森的父亲没来接他的儿子。代替他来学校的是那位在黑衣服下面露出细腿的印第安人似的心事重重、目光下垂的森的母亲。虽然她只和我交谈过一回，但那谈话也是很离奇的。

“你认识那个姓麻生野的电视播音员么？她和我家男人有关系，是个坏女人！你见到她时，告诉她不要再干那事了！”她说时瞪大眼睛，褐点儿似的眸子在扩大了的眼白里凝固不动。

“我听说过麻生野樱麻这个名字。”当我犹豫支吾时，森的母亲已经摇晃着她那虽然瘦小但很结实的身子钻进等待我们的孩子那群人所在的角落里去了。

虽然漆黑而又垂直的头发紧贴在卵形的头顶上，森的母亲可以说是属

于我们的母亲的那一辈人的类型。但是，她的脖子向前探着，向斜下方不眨眼地凝视，而在她那令人起鸡皮疙瘩的黑黝黝的脸上，却带着与等待在那里的母亲们毫无共同之处的一种特殊的时髦感。不过，显然在森的母亲那瘦小的身子上也具有和我们的孩子们的母亲们同样的遭遇了不幸的忧患而形成的性格。森的母亲像生病的小鸟，一直哆嗦着，拒绝别的母亲向她搭话。

4

“荣格看得如何啦？”森的父亲再度露面的早晨，他又带着挑衅的、不客气的、死盯着我想要看出反应的目光说道。

“很有趣么？合乎你的口味么？”

“很有趣儿。荣格本人的梦更加令我着迷，甚至引起我的激情呢。那个UFO的梦。”

“那就是魔法的幻灯呀。”森的父亲在高的颧骨上装点了几丝高傲的微笑。而且，露出忽然若有所思的眼神……

“你也去听过心理学或者哲学课吧。你是理学院毕业的？”

“如论职业，我从前是原子物理学家。如果再告诉你我是核电站的职员，你不会认为我扩大了解释范围吧。我就是那一类的原子物理学家和核电站的从前的工程师。不过，提起你的出身，我倒是很了解啊。我甚至还给你写过信呢，虽然没收到回信。不过，那是给你的抗议信，所以，没有回信我也不会因此不快。反过来说，虽然发出了抗议信，我的不快以及和我共事的伙伴们不快也不能一笔勾销啊。”

“啊？是么，有过这样的事么？如此说来，我倒真从核电站的研究人员手中接到过信，而且也确实没写回信。那大概是三四年前的事啦。不过，我认为那封信里没有我必须回信的内容，记得模模糊糊的了……”

“我可不是又来向你抗议的。像那种抗议还常常有么？”

“当然有啦。有的可以给他们写简单的回信，也有的像你的信那样，预先就知道得不到对方的回信，大体上也就是这样两种抗议信。不过，最令人不快的是另外一种信。那恐怕不具体对你讲就不可能明白了……”

“什么样的信？”

“其实，那信太差劲儿了。”我说道。

我和那个没见过面的青年在心理上差不多纠缠六年多了。我听见过他的声音，他醉得呼哧呼哧地喘息着，通过电话线传来微弱的声音：

“我要杀你！我是“死猴儿”，我为什么就得受五六年痛苦？我要宰你。”

他一天来了十二次电话，我拿起话筒，他沉默了一阵，然后用蚊子般的声音说了第十三回：

“你赶快进精神病医院吧！”

不过，死猴儿的主要武器是写信，我简直被他折腾得无可奈何了，因为信是用硬铅笔写在活页本上撕下的纸上的，所以不把纸迎着光就看不清。信上写道：

“因为你夫妻俩的血是肮脏的，所以才生了个白痴。不过，没有必要让我亲手消灭你们。如果我这封信能够打动你们的心，你们就应该在最近全家自杀了。”

这种信，以每周三封至五封的频率送到。

死猴儿在信中夸耀他父亲是“与你的家世不同的，日本最大的钢厂的优秀营业员”，他是“良家子弟”，“每周都要接受精神科医师的治疗。”据说正在抄写经文的他的母亲，因为我妻子被那些信弄得神经衰弱，所以每月都寄来谷口雅春的杂志，用以抚慰她心理上的创伤。也就是说，没有一个人把死猴儿极为固执的讨人嫌的勾当当做扰乱社会的行为，当然除了我和妻子以外。

“死猴儿”是他在电话中自报家门的，而且似乎颇为自豪，在信中也这样自称。死猴儿是纳尔逊·奥尔格林《长着金手腕的人》一书中的吸毒者的幻觉，那人在戒毒期间感到脖子后边扒着一只死猴儿。这位给我来信的人的用意，就是向我宣告他是扒在我脖子上的死猴儿。

“我可以告诉你，你要想甩掉我这个麻烦，只有杀掉我，或者扭送警察，在我决心自杀以前，大概一直要做你的死猴吧。缠住一个人，在他自消自灭之前一直让他苦恼，这对于抱着某种信念的人来说绝不是难事。如果想到那是死猴儿的事业的先天的属性，就更能理解了。让我来告诉你吧，我已经使一位姑娘哆哆嗦嗦了，然后我就扒上你的脖子，逮住你的是身经百战的老手“死猴儿”啊。”

扭送警察？警察当然了解那青年曾给一同参加旅行研究会团体旅行的另外一所大学的女生邮寄过装刀片的信的几个月单恋的过程。但是，这位青年向警官表明了他并没有加害的用意，于是就免于追究了。因此，死猴儿本人，也就是那位自发地前往精神病医院的“良家子弟”，根据这一经验就知道，他不论发生什么行为，警察都会宽大他的。

但是，当那个一直缠住可怜的姑娘细脖儿的死猴儿发现再也没有纠缠的价值时，为什么就决定了下一步要缠住我的脖子呀？我每年看他八十多封信，看了好几年也没弄明白。可是，那青年一个劲儿要求我把他推向现实社会，作为给他的回报。关于我儿子是残疾儿的情况，他大概是从区里的特殊班级儿童名册或者家长们互相联络的刊物上看到的。并且以死猴儿特有的敏感，嗅到了身为那种儿童的父亲的作家是他在脖子的边纠缠的最佳对象。遗憾的是，我不得不承认他的直感是卓绝的，痛苦了五六年的仅是死猴儿自己呀。

“不过，那青年也不仅仅是为了使你生厌才找到生存价值的吧。也许他给你写那些离奇的信的最初的动机就是想通过你做些什么，因为遭到你的拒绝而怀恨在心的。就连那位被吓得打哆嗦的姑娘不也是因为他首先爱上了那位可怜的女学生么？”

“他说想当一名评论家，他的家人也那样希望。他在痛骂我和妻子的信以后，又寄来了写着能否设法给他找一个涉足文坛的门路的半张稿纸。”

“虽然不能说因为你太嫌恶他就把一切责任都推到你身上，不过，现在提起他，我依旧认为他是个想要写点东西的人吧。不过，从他的角度上来看的话，你倒是非常像你的同类啊。”

“死猴儿和我现在还在 UFO 的同一个光源的照射之下么？”

“人家确实是这样想的啊。”森的父亲对面带怒容的我当作乐趣来分析着。”那青年梦想的就是有朝一日或者乾坤倒转、或者沧桑变迁，你在文坛上所做的事都由他接替，到那时就该由你给他写那种捣乱的信了。而且，说不定那青年不仅要接管你的工作，还想把你的家庭生活也全部接管呢。所以，他才对并无文坛志趣的你的太太和光君也恶语相加呀。不是么？恐怕直至接

管之日为止，死猴儿都不会让你消停啊。哈哈。因此，你恨那青年，一年到头在肚子里转弯抹角地诅咒他，又有什么意义呀？因为没有这个死猴儿，你也会另外发现别的死猴儿，而且也会没日没夜地去憎恨他呀。也许那死猴儿就是你愤世嫉俗之心经过魔法幻灯的投影啊。哈哈。其实，我给你写的那封抗议信，也是因为我要把内心的憎恨付于投影，而你恰恰被选做对象了。不过，我对你蔑视我的抗议信并不介意啊。”

“我并没忽视它，而是认为它是不必写回信的插在书架一角上的来信之一呀。”

“是吧。你不给我回信我也不会去威胁你，我看这就是原因了。不过，假如我想威胁敌人的话，我虽非死猴儿，也有能使一千万人打哆嗦的手段啊。哈哈。因为按道理讲我是造出一个小型原子弹的人啊。哈哈。”

造原子弹，即使是小型的也太可怕了！

这些话可不像伫立在五月阴霾的天空下的小学校体育场上等待我们的孩子的中年人说出来的了。我反倒想起了那位和森的父亲一样神经质地爱钻牛角尖儿的妻子了。森的母亲也是被这位先锋派音乐家派头的原子物理学家给吓得打哆嗦的么？我虽然没有根据，但我感觉到森的父亲就笼罩在那个印第安人情调的、不仅在精神上而且在躯体上也十分紧凑的瘦小的妻子的威慑的阴影里。如果他没有感受到那样的压抑的话，难道他不是已经到了应该冒冒失失地说出使用小型原子弹来威胁之类的话的年龄了么？回想一下那天，不管森的父亲用意何在，他毕竟说出和不久以后成为他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方法的核心转换有关的话来了。

5

又是一天下午很晚的时候，森的父亲带领他的儿子森到我家来了。一开始，森的父亲在嫩叶稀疏的篱笆外边一边向里边偷看，一边来来去去走了两三趟。这个把中国干部帽似的帽子深深压到眉下的小个子，每当在我家门外转变方向时都不自然地冷丁一停，然后再重新起步。我扒着窗帘紧闭的窗子往外看，琢磨他为什么有那样奇怪的动作，这才认出原来正是带着森的森的父亲。当我们的孩子们朝着某一方向走时，如果不对他们对语言或动作详加解释就叫他们改变方向，他们的躯体受到心中固有的惯性支配就会发生抵触。有的父亲拉着孩子的手，一不留神竟在转身时扭了手腕。缺乏运动和由于贪吃而肥胖的我们的孩子们身上的惯性，是有相当大的力量的。我像寻求支持似地把儿子从他喜欢的那地方——冰箱的热气出口——叫起来，拉着他的手，在森的父亲走上门前的砖地之前，走出了门厅。

站在低矮的木板门前的森的父亲看见我们父子走出来，立刻慌了神。但是，不用问，他说出的话和他那挂在眼角上和嘴角上的挑衅的冷笑一样，露出了不肯承认自己怯懦的神气。

“看来你真被死猴儿吓坏了，不是把我当做那家伙了吧？”

“与其说是吓坏了，倒不如说厌恶呢。”

“我曾经说过，也许那只是你愤世嫉俗的一种表现。不过，如果真的被他这样闯进来，那事情本身倒也令人厌恶了。哈哈。”

我开开门，低头看着我的儿子和森的儿子相互见面时的一幕。他俩既不出声，也不互相注视。只是引发了他俩埋在心里的火一般的热情，那热情的温度逐渐升高，不知不觉之间他俩的手指都去摸对方甲克衫的衣袋，他俩

刚才没有表情的很相像的脸上露出了呆痴的微笑。

“说，你好。”我对儿子说。

“好好……。”

“你说，你好。”森的父亲也对他儿子说。

“你好……。”

就这样，我们替我们的孩子们问候之后，我刚要请森的父亲进屋他却说道：

“不，站在这儿说话就行了。你已经找出那个看过了么？”

“那个？不，还夹在那捆信里没找出来。虽然那一捆已经拿出来了。说老实话，我一看那些抗议信啦，讨人嫌的信啦的一大捆，我腻烦了。”

你是个经年累月发表过许多作品的人啦，当然会那样了。……不过，今天或明天，你也许会找出我的信来看，我想你重新看它还是会生气的。总而言之，那是我充满敌意写的捣乱的信啊。哈哈。”

本来森的父亲是来向我提出某种调解方案的，但是，他好像感到那有可能伤害他的自尊，所以，一边舔着假牙，一边琢磨着尴尬的滋味儿。但是，森的父亲终于从踌躇中走出来，事不关己似地说道：

“听我内人说，她对你讲过麻生野的事啦。她以为和大众传播有关的人就像大家族一样，都是连在一起的……所以，我在想，如果你对我的信生气而要写一点杂文，为了报复而夸大了某些事，恐怕麻生野当然和编辑们闲聊时说出我和麻生野的事也很不好。我是个无名之辈，倒也没有什么；可是，麻生野是有名的呀。而且我本来就是在核电站里出过事故的人，再加上和麻生野的运动团体见过面，这些瓜葛都可能被反动刊物利用啊。”

“我不写无稽之谈。而且，也不会把那一类事当做编辑的素材。”

“可是，你对我内人撒谎，你说你对麻生野的事没亲耳听到过。我感到这里有阴谋啊。”

“我个人确实认识麻生野，但是，没有把这事告诉你太太的必要吧。你认识麻生野和我认识老生野，可不是一个立场呀。……好啦，进来说话吧。”

于是，我和森的父亲在书房里相对而坐，我们的孩子们就在我俩的腿边，虽然并不说话，却的的确确在合作，在撕下来的纸片上画起画儿来了。妻子给孩子送来纸笔和点心，给我俩端来茶，但是森的父亲不理她，她就退下去了。

“因为我听内人说你说过不认识麻生野，所以叫我费了心思，因为我亲自向麻生野打听你呀。”

“我还是他的热烈的拥护者呢。不过，我得事先声明，没有必要把这事向你太太讲明吧。”

麻生野樱麻在西班牙留学时，虚掷了他一生当中最宝贵的时光，不过，她自己 and 奉承她的人们可不那么认为，反而把她当做女活动家，她并没完成过什么像样的工作就成了有名的女记者了。她一生的目标就是拍电影，学习路易斯·普尼耶尔，并且超越他的电影。然而，在从事电影制作之前，她被捧上市民运动的领袖的地位上了。不过，她仍然把年轻人召集在身边，进行精神、情感、躯体上的训练，为即将开拍的电影做准备。在市民运动方面，她请来西班牙内战以后流亡墨西哥的诗人，举行穿越日本的旅行演讲。她就这样使市民运动和她终生的事业拍电影齐头并进了。

其实，使她更为知名的并不是拍制在电视上漫谈妇女解放运动的一类

电影，而是别的事情。并且，虽然说她虚掷了她一生当中最宝贵的时光，但是，她有点儿滑稽的大身板儿去颇具威严，在电视屏幕和群众集会上都如明星一般大放异彩。

我所看到的麻生野的电视讨论是纪念那个在天皇制度下当兵侵略南洋，后来单独走失，不知日本战败，坚持了二十五年作战状态的士兵归国的富于戏剧性的节目。

当屏幕上映出那位士兵居住过的小山洞和举国欢迎他的场面之后，讨论开始了。然而，显然在她脸上露出了不快的神情，而且，好像她正是由于不快才发言的。我亲眼看见她一边对那位比这个没赶上战争结束的士兵在海外流亡得更久的认真战斗的西班牙人讲述此事，一边由于心情更加不快而脸色苍白。

“说老实话，我认为麻生野是一位相当了不起的人物啊。不论是在电视上，还是在群众集会上，我看她都是独树一帜的人。”

“只是看看么？不是听说你还给她洗过脚么？”

“那，不过……”

“当然啦，你仅仅是给她洗脚罗。”

森的父亲说时因为我忽然狼狈不堪而露出了得意的神情。

那是发生在西班牙诗人演讲会结束之后举行宴会的那天夜晚的事。我们这些组织演讲会的人们，为了酬谢做了许多实际工作的青年们，在正式宴会之后又举行了小型集会。因为时值盛夏，刚才宴会开始时就雷鸣闪电、大雨倾盆，在温度40℃，湿度100%的大气之下，人们的皮肤，从口腔通到肺部的全部管状物和粘膜，还有情欲，都苏醒了。当我们走出地铁，踏着已经变成流水坡的马路来到第二会场时，女士们的脚面都已溅满了泥水。说也凑巧了，偏偏我就在那个长方形的洗手间（那里有便器和洗脸池）里，给那位侧着庞大的身躯才挤进来的未来电影家洗了洗穿着凉鞋的大脚。一是在那里碰在一起，二是都已酩酊大醉。

“如果想问我是怎样知道你给麻生野洗脚，而且仅仅是洗脚的，那就是因为我和麻生野的初次性交恰恰就发生在那次集会以后的黎明之前啊。在集会当中我就一直注意到你的存在了。但是，你还记得我参加集会么？不过，你可是个喝得烂醉的人啦。我虽然不是说大话……”

“我看你也是个只会看我喝醉而自己唇不沾杯的人啊。我从宴会上烂醉而归，回到家里只记得给那大个子女人洗过脚，其余都忘得一干二净，并因此而感到难堪。可是，你居然说和她性交过，可见你是清醒的了。”

“我也喝醉啦。因为从一开始就是酒后性交，当然不满足，所以后来和麻生野的关系就全给弄糟了。刚才我也说过，我作为核电站核泄露事故的受害者，正在以国家为对手进行斗争，而麻生野就是支持这一斗争的团体的领袖，所以，我们的性关系并非是建立在健全的心理基础上的呀。我本来就不是认真进行斗争的，后来是因为迷上了麻生野，所以才去参加集会呀。不过，我也为自己辩解：我迷恋的不是一般的女人，而是在麻生野的风韵面前倾倒了。”

“她倒是有风韵的。”

“是呀，我就是被她的风韵所迷，才发展到性交的。可是，到了动真格的时候，却像搂住对方的松弛的地方性交了。这第一次性交是有原因的，我和她性交时头一次体验到了阳痿的可怕。

我们的孩子们现在已经把对方的存在彻底从意识中消除了，但又以自己的动作配合着对方的每一个细微的动作，在破纸上画出密集着许多小点儿的图案，像一对离不开的共栖类动物似的玩耍着。不论是森的父亲还是我，在我们的孩子身边，谈论起有关性的事，都是没有必要避讳的。森的父亲在后一个集会上，心里一直惦记着酒后失态的麻生野樱麻，那天夜里，不知为什么，经常围在她身边的那些被人们称为保镖的青年一个也不在，也许是麻生野派他们去送西班牙诗人了。麻生野在完成了长时间的连续演讲之后，如释重负而喝醉了，她让那位作家洗脚的消息早就不胫而走，这消息使森的父亲下了决心去照顾她。于是，当清晨到来集会结束时，森的父亲扒住了麻生野乘坐的出租汽车。不料，汽车刚刚跑起来，麻生野就说她恶心，只好驶进路旁的汽车旅游旅馆。虽然自从开展斗争以来森的父亲就常常见到麻生野，但是两个人关在一间旅馆里还是从来也没有过的事。当森的父亲看到未来的电影家在浴室里收拾完呕吐的污物，恢复了精神时，他感到这时应该开始性交了。这是森的父亲硬要如此说的，他说得很简单，最初五分钟性交进行得倒很顺利，因为在和她同样酒醉了的森的父亲扁圆形记忆里，麻生野的面容就像运动会上奋力拼搏的争强好胜的童女。但是，当那光辉灿烂的五分钟过去之后，性交变成森的父亲独角戏时，质量立刻下降了。

森的父亲讲话时的样子给了我深刻的印象。森的父亲也有同龄人所有的进了理科就轻蔑文科的那股劲儿（我们的青春是在原子弹使我们战败、都却又达到了汤川博士 获得诺贝尔奖的科技至上时代中度过啊），而且，他表里如一，对于写东西的人的想象力和驾驭语言的能力，一律不分青红皂白地吹毛求疵。他在默默之中仿佛在说：

汤川秀树（一九 七一五九八一）东京大学教授、物理学家、因在理论上解决了中子问题，一九四九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包容译注 “我要把你当做从我的下意识的整体性为光源的幻灯机的放映幕布，映出连我自己也不识真面目的我。也就是要把仅仅是感受到的支离破碎的预感或者梦想，在你的幕布上拚凑起来，成为清晰的图像。难道作家的想象力和语言技巧的锤炼首先不是为了完成这个任务的么？”

这当儿，我和森的父亲都注意到我们的孩子们默不做声，局促不安，仰着脖子，好像憋得不知所措了。带他们一进洗手间，我们的孩子们就在那洋式便器的两旁一齐排起尿来。因为憋了好半天，阴茎像蝮蛇头似地勃起，这一来尿就四处飞撒，把他俩的腿上和我，还有森的父亲裤子都弄湿了。

“半夜里换尿布和把尿是我的事。可是，看见儿子的阳物挺得那么硬，怪吓人的。”

“我也有点儿怕呢。不过，我却因此产生了两种思想。一是我们的儿子下生时头盖骨上有一个洞是宇宙的说服者对我们人类进行监视的措施，当我们在半夜里赤裸地面对死亡的念头时，儿子那硬得一塌糊涂的阳物不正是接收说服者的信息的天线么？那信息就是遗传基因子的密码，存储在儿子的细胞里了。有朝一日，所有的密码将会得到解释，成为情报，笼罩东京的黑暗的夜晚，有一个小小的亮点儿出现在宇宙说服者的望远镜里，那就是坚挺的阴茎天线在激烈地颤抖啊。低级昆虫常常为了供奉高级昆虫而献身，我们不是也这样替他们换尿市，取下尼龙布，然后换上新的尿布，一一按上按扣的么？哈哈！”

“还有一种思想是什么？”

“另一种？……那就是我和麻生野性交时已经出现了症候，我正在阳痿呀，可是，儿子却白白地硬起来，令人感慨呀……”

那天，作为另外一位来客的森，一直沉默着。但是，到了最后，他却叫了起来。森的父亲因为撒尿弄脏了洗手间，很不过意，我对他说不必介意时，露着起鸡皮疙瘩的屁股的森既刻板而又准确地责怪他说：

“不行啊，这样到处乱尿可不行啊！”

6

一方面因为来我家的森的父亲对我妻子没表示好感，另一方面森的母亲带孩子上学时又讲起麻生野和森的父亲如何保持那种恶劣的关系，所以，妻子也不可能对森的父亲表示什么好意了。不过，也不能因此就认为森的母亲得到了我妻子和那些母亲们的同情。森的母亲频频对那些人搭话而当对方要回答时，她就十分粗暴地横加打断，继续讲她丈夫和麻生野如何密谋之事，对方只好再忍下去。直到对方等到开口的机会时，她却低下头来直打哆嗦，不肯听了。

“她长了一双斗鸡眼，盯着小鼻子头儿，嘴唇边净是汗毛和粉末！”我妻子向我描述那位夜间酒吧里工作的寡妇似的母亲说。

森的母亲皮肤浅黑，像粘着颗粘状的油烟，唇边生着许多汗毛，说话时嘴角冒白沫，干了就像白色粉末。因为对于那些希望倾诉一下自己的处境的我们的孩子们的母亲来说，没有比森的母亲讲话时再蛮横无理的了，所以，这样的评语里含有恶意，也就不必责备了。

且说，有一天，带儿子一同去参加购物实习的妻子比原定晚回来了一小时，她抑止不住兴奋，说出了对森的父亲敬意。连我儿子也揉着他那发红的面颊，一遍又一遍地这样说，当然，那是我妻子口授的了。

“了不起的人呀，科学家，了不起呀，科学家！”

我们的孩子们在男女两位教师的带领之下，出发到“购物”的现场去了。家长们离他们五六米在后边跟随着。这种“购物”课是让那些会付款买东西的孩子随意买一件东西，而让那些不会的孩子学会走进商店门。

那是一家有自动门的自选市场，偏偏就是那个自动门，挤住了一个小班儿的男孩子的胳膊。被挤住的恐惧超过了疼痛，那孩子拚命地嚎叫。那平素绝对稳健的男老师自不待言，就连日常勇猛善战的女教师也拿不出一点有效的措施。自选市场的店员也是一样。可是，谁也没想到，那位离开母亲们不远、常常爱用斜眼看人、爱搭不理的森的父亲却采取行动，把孩子从自动门上救了下來。

“当一切都结束时，在自动门旁散落了许多盛在塑料盒子里出售的工具、星期日木工用的木料和毡子，那是森的父亲找遍了整个自选市场才收集起来的，刚才弄那自动门时从他的袋子里接连掉出来了。自动门从门框上拆下来了，电源也切断了，那孩子被救出来时胸前一片血红，不过，那是森的父亲拆卸自动门时为了避免孩子受伤，把自己的左臂伸进去受了伤而流的血。

第二天，学校为了向当时不在场的家长说明事故情况，并向森的父亲的精神表示感谢，开了一个反省会。虽然妻子再三请我去，我却没有出席。因为我估计到在校长和教务长都出席的反省会上可能发生一场骚乱。果然不出所料，过了中午，妻子从特殊年役专用的电话里传来了消息，森的父亲

亲把校方和家长们都当做对立面争吵起来，不肯罢休。孩子在那可怕的氛围中又饿又怕，所以叫我去接，而她则打算把争论听到最后。妻子说时又冷静又兴奋，真怪。

当我走进学校时，只剩下几个父亲和母亲把自己的孩子搂在身边，聚集在教室的后部，活像一小撮难民。看来我们的孩子们早就因为家长们也感到饥饿和争论的难以结束而茫然了。只有森的父亲一个人站在黑板前胡扯，校长和校方的人员们委屈地坐在孩子们的木椅上。我走进教室就被校长盯了一眼，那是处在胜败难分的节骨眼上投给一个不知是敌是友的出场者的目光。在有点寒意的教室里，只有校长面红耳赤，大脑袋上直冒热气。大概他就是森的父亲攻击的靶子了。那位总是充满自信的女教师的颧骨上通红，她用愤恨的目光瞪着森的父亲，另一位班主任男老师在低矮的木椅上深深地弯曲上身，好像向森的父亲求饶。

“……我们的孩子们应该摆在学校集体的中心位置上！我并非如同刚才校长故意曲解的那样要统治那些不是我们的孩子们，而只是要求放在中心位置上！否则的话，学校将失去了接受我们的孩子编成特别班的意义了，我们的孩子们来到这所学校，去自选市场去学‘自动门是危险的’，那又有什么益处？我听说，当孩子被自动门夹住胳膊时，不但自选市场的人员置之不理，就连带队的老师也不肯救助，这像什么话？在事故发生一个小时之后，我们的孩子们的记忆里，只剩下黑乎乎的一片恐惧，再也没有别的了！果真我们的孩子们在这间教室里学一些必要的课程之后就能走上社会么？面向那些毕业后走上社会的孩子们，教师们能够提供的真正的援助应该是教给他们：你们将要生活下去的现代社会是这样的，你们要对某些事物留神！我看应该教他们这些。这是可能的么？教师们能够对我们的孩子们做到这些么？现在，这里所教授的，不是只要求我们的孩子们将来生活在社会的角落里充当一名不大惹麻烦的混蛋，料理一些身边琐事。如果在将来的社会里，这一种体系被合法化，那么我们的孩子们不仅要学会料理身边琐事，而且还要学会料理整个自己，也就是，哈，哈，也就是学会自杀了。如果真为我们的孩子们着想的话，那就要为了击退未来社会的那种淘汰的力量，就得教给我们的孩子们独立武装自卫！也就是说，现代世界正在受到污染，既然如此，像我们的孩子们那样的孩子的人数社会飞跃上升，如果一旦增加到比比皆是的地步，形成未来世界悲剧的前兆，那就变成民众憎恨的众矢之的了。也就是变为弱小民族和受压迫阶级都不得不在它的威胁之下生存下去的仇恨的对象了！虽然也有已经站起来了的民族和阶级，但是，在这个班级里教导过我们的孩子们自我保护的方法了吗？”

“这种事靠学校根本办不到！难道不是这样么？你说将来还要为特殊班级毕业生划出独立地区，里边还要拥有原子弹，这已经是语无伦次了。但是，那不是恰恰背离了学校教育的宗旨了吗？我认为教育就是教导学生在身心两方面都与自然和社会和谐。我作为校长，特别是以体育为专长的校长，多年来就是这样认为，并且也是这样做的。”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就不要求为了反抗淘汰他们的力量而教给他们自卫的方法了。就让我们的孩子们的父母在家里进行回避别人的训练吧。因为在这间教室里进行枪的使用方法时，如果有人告密闯进来机动队，我们的孩子们稍加反抗就被逮捕，老师们被逮捕，那不就糟糕了么？因为那些普通班级的不是我们的孩子们的孩子们都是能充当告密者的精英呀。哈